



午间喧闹声

□ 张正

我创作的所有文字的分量，
哪赶得上亲情之重

吃早饭的时候，我睡眠惺忪地抱怨：“怎么每次我回来，都有人在拔草，吵死人了！”

早上五六点钟，甚至更早，四五点钟，我就被家前屋后的说笑声吵醒。伸头看看窗外，原来是一群妇女，罩着花布做的遮阳帽，戴着各色护袖、手套，在小区拔草。

“人家做事，赶早凉，太阳一出来，晒死人，哪个愿意待在外面。”母亲说。

“她们赶早凉，我是睡半夜，昨晚我将近两点才睡……上个双休日回来，好像也是她们在拔草，吵得我中午一刻没睡着，一个下午加晚上，我跟瘟鸡子一样，浑身无力，想做的事都没做成……”我一肚子怨气。

我们住的，是一个农民集中居住区，虽说是农村小区，规模很大，都是别墅，绿化也好，据说正在创什么省级项目，创成后，上面有财政补贴，所以，管理尽心到位。平时我们在城里上班，周末了，才回来陪父母，他们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。

除了单位的工作，我还扛着个作家的头衔。为了维护这个头衔的光环，我必须坚持读书、写作，别人娱乐的时间我读书，别人睡觉的时间我写作，这是我的生活常态。

昨晚我在赶一篇短篇小说，原计划今天上午写好，现在这精神状态，十有八九写不成，我打算中午睡个好觉，下午写。

“不知道她们下午来不来拔草，要是中午再睡不好，我今天的事情又泡汤了！”我说。

“她们天天来拔草，不在这拔就在那里拔，哪里草多拔哪里……”每天住在小区的母亲说。

我看看门口，前两天刚下过几场雨，前面绿化地里的杂草正在疯长。我心里隐隐地担忧。

谢天谢地，中午，我睡得很沉，下午2点多钟才醒。起来洗洗漱漱，准备接着写昨夜没写完的小说。

不经意朝书房窗外一看，奇怪啊，门口有人在拔草呢，她们躬着腰，干着活，安静得像羊儿在吃草。今天她们没有吵闹，太阳从西边出了。

再仔细看，我的老母亲怎么顶着日头坐在她们中间？她们向前拔一段距离，母亲就把小板凳也向前挪两步，跟上她们。

我出门走过去，大声问母亲：“你坐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又吵到你啦？”母亲抬头有点紧张地问我。

“没有，睡得很好。你坐在这儿干什么？”我又问母亲。

“她们一来我就出来看着她们，请她们说话声音小点……”母亲笑眯眯地告诉我。

“老太，这就是你儿子啊？为你儿子这午觉，你陪我们晒一个中午太阳了，要儿子开你工资……”

“赶任务，没办法，说是上面有干部要来检查，不然哪个愿意大热天在外面晒。”

“我们做事，不说话不可能，不说话把人憋死呢，农村人，又都是大喉咙。”

“你肯定不欠觉，要是欠觉，外面敲锣打鼓也睡得着。”

大家七嘴八舌，又恢复了原先的热闹。

我没有想到，我轻描淡写的几句话，给母亲添了这样一件事。我更是想不到，母亲用什么法子，堵住这群爱说话的女人的嘴的。果真像我们在机关搞集中整治时总结的那样：严防死守？

我的老母亲呵！

“回家吧，你晒中暑了怎么办？……”我轻轻地说，眼睛有点发酸。

这辈子，我创作的所有文字的分量，哪赶得上亲情之重。



老窑燃新火

□ 梁子

位于太原市宋代古瓷窑遗址孟家井村的大原市孟家井烧胎瓷传习所，烧制出第一批陶瓷产品近日在山西太原美术馆展出，这是孟家井窑在1957年停烧60年后，再度点燃的“窑火”。

心中的山水

江苏画家潘高鹏的山水画创作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

20世纪山水画，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山水画的很好个案。画家

在传统笔墨、现代形式、当代精神三个方面都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。他钟情于苍茫洪荒的原始生命力，将北派山水雄伟

峻厚的骨体气质，与南派山水笔精墨妙的意趣韵味相融合，形

成了极具视觉张力又耐审读的品格。



云上梯田



水乡印象



金陵不夜城



苍山秀色



水乡抒怀

儿时乡里看大戏

□ 王国焜

乡间的大戏，是农人劳作一年的犒赏，是老少都能享受

到的文化生活，也是儿时最鲜活的记忆

一眨眼就没影了。渐渐地，街道上的人就多了，请来了亲戚的男人两只胳膊挂满小木凳，还坚决不许客人亲自拎着，否则就显得主家没礼数，待客心不诚。

天慢慢地黑下来，戏台上两只大灯就亮了，乐师们演奏的旋律没停，来看戏的人们还在低头说着话，甚至隔着人大声地打招呼。小商贩们也进来了，绕着人群走，提着小框，提着马灯或是挂着风灯，远远地分散在黑压压的人海之外，瞅准一个地方就安顿下来，点亮风灯。黑色的夜幕下，远远望去，那一只只风灯就像四处分散的星星。

戏楼的大灯亮了两只，又亮了两只，最后全亮了。一阵爆竹声震耳欲聋，灰烟缭绕，火药的味道四处弥漫，等灰飞烟灭了，正戏才徐徐上演。

正戏是《周仁回府》。大幕随了音乐缓缓拉开，一声“咣”后，杜文学后面跟了奉承东出场，念白交代了剧情，演到周仁步履匆匆进场，连呼兄长，四处寻找，有看戏的小孩子着急了，高声呼叫：“就在你后面！”引得全场一阵哗然，看戏的大人也不禁莞然，回头都把目光聚集在孩子身上，羞得孩子缩回脑袋。

表演，时而屏息，时而开怀。

大戏结束了，镇子上有威望的六位老人，代表全村为演员们“搭红”。村里早就准备好了或红或紫而炫净的被面——每个主演都有，大家为演周仁、李兰英、杜妻胡氏的演员早就搭起了，并热情地说着感谢的话。扮严年、奉承东、杜文学的演员，却无人问津，一脸讪讪，最后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从后台出来解了围。

晚上的戏结束了，秋风吹得路边的树叶哗哗作响，没有路灯，没有月光，也没有一丝星光，但村民们的心里都亮堂着。大家一路谈论着演员的表演如何逼真，动作如何到位，戏曲音乐如何悦耳；孩子们一路吵吵着戏里谁好谁坏，谁忠谁奸，还不忘唱几句：“嫂嫂不到严府去，十个周仁难活一；嫂嫂若到严府去，深入虎口怎脱离。”还有调皮的孩子绘声绘色地来一句：“干爸，你可把你娃失塌咧！”人群中就一阵哄笑声。这时候，戏台顶上的大喇叭响亮地传出一阵土洋结合的声音，告诉人们大戏要演三天四晚上，后面分别有什么《三喋血》《五典坡》《花亭相会》等本戏和折子戏，大家心里有了数，回家就可以美美地睡一觉。

流年

酸梅汤

是夏天的味道

□ 朱凌

如果在夏季少了一杯酸甜可

口的酸梅汤，势必会觉得这个夏

天缺少了点什么

初识酸梅汤还是第一次来奶奶家，父亲由于毕业后分配到了北方，在北方出生的我似乎并没有见到过酸梅汤。

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，我跟在父亲的身后，从轮渡码头坐三轮车来到奶奶家。刚一进门，奶奶便端来了一碗酸梅汤，碗端在手里还透着丝丝的凉。原来奶奶将酸梅汤煮好后，便一直放在冷水里冰着，这样做的好处就是，那汤汁喝在嘴里更加的凉爽。

就那一碗酸梅汤，便彻底地收买了，对于奶奶我也不再有陌生感了。虽然那是我们祖孙第一次见面，但血缘这种奇怪缘分，让我在短时间内与奶奶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。那年夏天，我在奶奶家住了两个多月。

每天早上奶奶都会将熬制酸梅汤的食材准备出来，有乌梅、山楂、大枣、枸杞、冰糖再加入适量的水。而我则站在她的身边，看着她为我做那一碗碗的酸梅汤，当热腾腾的酸梅汤煮好时，奶奶总是轻声对我说：“别急，放在水里凉一凉，更好喝。”

那一年整个夏天，酸梅汤都陪伴在我的身边，仿佛少了酸梅汤的夏天，就不算是真正的夏天。开学的时候，我离开了奶奶家，走的那天，奶奶站在门口看着我一步步地离开，不停地抹着眼泪。多年后我依然能够回忆出当时的情形，想着想着心里泛着酸酸的感觉。

回到北方的家中，我常会想起奶奶的酸梅汤，当我对母亲提及此事时，母亲对我说，咱们这边的夏天不算热，酸梅汤很少有人去做。的确处于北方，那时的夏天，只是正午的时候，会感觉有些热，一到傍晚天气就会很凉爽，多数的人家都不会去做酸梅汤。

多年后父亲因奶奶年事已高，申请调回了武汉，陪在她的身边。夏天的时候，我又可以喝奶奶煮的酸梅汤了，特别是在上学的时候，带一杯自制的酸梅汤，课间的时候，拿出来喝上一口，回味无穷。

再后来随着我上班，随着奶奶年纪越来越大，每到夏天的时候，我总是会去超市买回制作好的酸梅膏回来调制酸梅汤喝。只是喝在嘴里，那味道却有着很大的不同。或许是心境不一样，也或许是和原本味道不一样，总之我再也找不到当年的那种与酸梅汤初识时的感觉了。

如今每年夏天，我也会买酸梅膏给女儿做酸梅汤喝，女儿喝过后总是会笑着说：“妈妈，真好喝！”每到这个时候，我都会对她说，要是妈妈的奶奶还在，那熬出的酸梅汤才叫好喝。话音刚落，眼泪也会随之流出，那段美好的岁月，注定是不复重来了。